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十一卷目錄

宗藩部列傳十五

南齊一

竟陵文宣王子良

唐陵王子卿

魚復侯子響

安陸王子攸

晉安王子懋

隨郡王子隆

建安王子真

西陽王子明

巴陵王子倫

邵陵王子貞

西陽王子文

臨邑王子琳

南康王子琳

南郡王子夏

南豐侯子恪

泉州侯子操

鄱陽侯子範

東都侯子顯

新浦侯子雲

官常典第七十一卷  
宗藩部列傳十五  
南齊一

接南齊文宣王子良  
接南齊武帝二十三男豫皇后牛文  
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弟弘兒生羅陵王子卿弟  
復侯子臺周叔儼生安陸王子敬安王子真阮胤  
姁生晉安王子懋王淑儀生廣鄉王子  
建蔡姑嫁好生西陽王子明果率卒華生南海王子罕傳  
降南齊

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陽王子貞江陵儀  
生嘉寧王子岳陵容答生西陽王子文荀裕華生南  
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  
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十二十五二十二  
皇子早亡子珉蓋武中繼衡陽元王後 按本集竟  
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次號之難  
隨世祖在盆城授事期將軍仍爲宋邵陵王左軍行  
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王友王名友廢  
官遷安南南史安五年爲使持節督會稽東  
陽陽海永嘉新安五郡總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  
嘉中皆責成都郡孝武徵急速以郡縣遷授始還  
臺使自此公役勞遠太祖踐祚良隙一日前臺使  
督切調相閑相於遂及臣至郡亦然不殊凡此  
輩使人既不詳懷顧或食陰崎岖要求此役朝解  
熱鬥情憤即異暮宿山野戒驛便行但令未敢究  
曾過津逮恐賜馬左右石叱啖自安宿旅靡撲輕丘重  
先過已船浙江風急公私畏驚射船引退令到下  
具付御或布之通以當匹百錢稅且增爲  
境使飛下屢符但稱行臺未顧所督先詔釋寺却籍  
草書開章正始便復執韋其次大將軍十紙一日數至  
義村切里俄刻十惟四都所召莫義柱直接老子庶  
君是行民固其常理每折守差出變無窮既謂都督  
同制言盡推信在所如閭頃者令長子牧離此每實  
非復近處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還使審驗州郡則指  
揚教導外宰罕明白下俗源既多奉別百人競自專難  
復盡使盈淡會取正屬所徒相儕反更淹據凡預  
衣冠背恩惑世多以閭級始舊少爲數猶入罪若類  
以宰牧奉政則觸事難委不吝誠道上御侮奢非才  
但除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接自依述糾坐  
之坐之之科不必極重但令必行期在可慮且兩裝  
之解元擬千緡三坊募役呼訂萬計每車之發滿  
最方辦計近道選一部署散人僕藏一千舟  
船所資復稱是長江萬里齋固倍之峻堅一年耽  
得省者患船優役實爲不少兼折薪載築還近蒼安  
封閭家縣公邑于五百戶子弟教愛古都民朱百  
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水百斛獨一民給其新蘇郡  
閭下有虞樂蒼牕能遺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  
瘞多蓄古人器物以充之夏善織繁足以贍養子貞曰  
吾泣子非食麻紬服數緝足以致穀吾子貞曰  
夙肇而已建元一年魏妃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  
陽尹開私倉振翼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  
邑而境壤交跨廣袤周輪輿將千里崇卑抱屈其處  
甚多奮邇古堵非唯一所而民食棄地利久墮近  
隣道五官殷滿載耕種緩到諸縣衝衢得丹陽陳  
陽水等四縣解井田合計共一百四十萬八千  
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選官率是年  
始制東宮宮僚以下官號子貞世祖即位封竟陵郡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十一卷目錄

宗藩部列傳十五

南齊一

竟陵文宣王子良

唐陵王子卿

魚復侯子響

安陸王子攸

晉安王子懋

隨郡王子隆

建安王子真

西陽王子明

巴陵王子岳

邵陵王子貞

西陽王子文

臨邑王子琳

南康王子琳

南郡王子夏

南豐侯子恪

泉州侯子操

鄱陽侯子範

東都侯子顯

新浦侯子雲

宜陵侯子平

接南齊文宣王子良

接南齊二

宗藩部列傳十五

南齊一

竟陵文宣王子良

接南齊二

竟陵文宣王子良

接南齊三

竟陵文宣王子良

接南齊四

竟陵文宣王子良

接南齊五

竟陵文宣王子良

接南齊六

竟陵文宣王子良

接南齊七

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陽王子貞江陵儀

生嘉善王子岳嘉善公孫生西陽王子文荀裕華生南

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

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十二十五二十二

皇子早亡子珉生武中繼衡陽元王後

按本集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號之難

隨世祖在盆城授事郎將軍仍爲宋邵陵王左軍行

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御史郎友齊廢

此官遷安南長史馮明三年爲使持節督會稽東

陽臨海永嘉新安丘都領將軍會稽太守世元

嘉中皆黃成都郡孝武徵急速以郡縣遷始遷

臺使自此公役勞度太祖聽許良貞良遠

督切調閭閻相於遂及臣至郡亦然不殊凡此

輩使人既不詳懷願或食陰崎懶要求此役朝解

熱情憤惄即異暮宿野處戚福便行但令未敢究

竟陵津據曉陽左右石壁啖水逆逼苦追輕兵重

先過已船浙江風急公私畏驚射船引退令到下

阿是行民固其常理悔折守變出變無窮既難御

境便飛下屢符但稱行未顧所暫先詞禱寺却籍

草書開章正始便振刑革其次斧鉞十紙一日數至

殺村切里俄剝十倍四鄰所召莫衰往直接老子庶

具令付祿或尺布之通以當匹百錢稅且增爲

千或誰與作翁方計治萬姓較迫且附郭都

遼則分據他境近則託賀吏反諸郡色助民由殺  
同制言盡推信在所如箇項者令長子牧離此每實  
非復近處愚謂凡諸檢諫宜督遣使審驗州郡則指  
揚執事外第罕明白下俗源既多奉別旨自專難

復盡使盈淡會取正屬所徒相儕反更淹擗凡預

衣冠背恩惑世多以閭閻詭詐少爲欺罔入罪若類

以宰牧奉政則觸事難委不吝誠道上深傷費非才

但除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撲自依遠糾坐

之坐之科不必煩重但令必行期在可慮且兩裝

之船元擬千艘三坊募役呼訂萬計每車之發瀋

最方辦計近道選一部署散人僕役二十舟

船所載復稱是長江萬里齋固信之倏略一年耽

得省者患船優役實爲不少兼斂歲賦還近釐安

封開闢縣公邑于五百戶民教愛古郡民朱百

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獨一民給其薪林郡

閭丁有虞樂舊牘能遺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

瘡多蓄古人器皿以充之夏禹樂繁足以致穀良子貞曰

吾位不仁非食膳約服飲飴足以致穀良子貞曰

夙嘗而已建元一年魏妃雖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

陽尹開私倉廩鳳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

邑而境壤蕪踰廣袤周輪輿將千里崇卑抱屈其處

甚多奮還古境非唯一所而民食棄地利久墮

墮道五官殷漏興築創脩到諸縣衛屬得丹陽陳

陽水等四縣解井田計畠率之田合計畠熟熟

有五百五十多四項村皆耕作用一萬八千

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還官率是牛

始制東宮宮僚以下官歌子良世祖即位封竟陵都

王邑一千戶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一州諸軍事

北將軍南參軍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兗

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參軍史特師如故給

油路車明年人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

如故鎮西州三年除鼓吹一部四年遷號車騎將軍

子良少有清商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冠集譽著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

甘果著之又教子立文章及朝賓辭旨發教撰錄

是時上新親政事早不時子良密啓曰臣與水津成

患良田沃壤變爲汗鹽農政告詳固高肆略播種既

周播以旱虐於庶呼嗟相視吸氣大國資於民食資

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救臣每念此戚不復寐奉

始中都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令所在逋餘尚

多守幸嚴罰兼後課切新稅力尚無從調於何取

給政當相勸為盜愚謂通租宜原除少降付恩

微絰民命自不追無草王風隆晉音官假駕關連

室今左民所儻勤以萬數漸清其業已近始追一朝

洗正理致拂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惠董之以威反恐

後顧窮窮則繆事在匪經齊有天下日淺恩治未布

一方或饑當加優憲請自可依前削除未宜便充

報役且節裕校存精密令吏好黠鮮不容情信

義甲致災或出於此皇明貳造善軌未一錄淮帶江

敷州地耳以魏方漢奢一郡之舊以今比古復爲遠

矣何得不愛其民殺其政救其危有其志萬湘冕奧

密鑿誠鑿即聞南防不能挫斂百姓齊民年歲

歲租食使浮邊莫方重支州竟毫垂實惟免服恃

遠後貧固亦恆事自青後營運試聞開取鑿之度外

不足紓言今縣庫道役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

異以逸待勞全務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主

烏合事非質變廣州積歲無年越片兵糧禁之加以

發借必致僵絕謂叔惑所議不直聽從亂條以

更俟後會雖後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急發動費役

之勞剝削易以助潤中威力既舉橫寇自服費折

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一月入耕六登攻陞

廣殿公人裁革額色報有所懷豈敢自比達天告至

見地孽承民下狀此好生嗜略復難和比掌徵

給政當相勸為盜愚謂通租宜原除少降付恩

微絰民命自不追無草王風隆晉音官假駕關連

室今左民所儻勤以萬數漸清其業已近始追一朝

洗正理致拂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惠董之以威反恐

後顧窮窮則繆事在匪經齊有天下日淺恩治未布

一方或饑當加優憲請自可依前削除未宜便充

報役且節裕校存精密令吏好黠鮮不容情信

義甲致災或出於此皇明貳造善軌未一錄淮帶江

在京畿發借徵賈他邑民特尤貧邁年失稔草

衣養食稍有流亡今稟政就與宜蒙賙給若逋課未

上許以申原充課二滿額曰誰鑑往馬兵部某郎都

士密鑿密庭下無妄志擇草結處不違京署扶淮聚

洛庭有生向俱裏人靈復祀溫餽而駢散多少尚均

沃賞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

項來此役不由才奉並條其重賞計以賈商前增

佑後依人加稅隋代如此驗向終何紀善復交

關津共相脅苗野未陽必加跋難罪無大小橫

沒貨載凡求試數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

夫假恩准平畫一在制難恩家得罪必宜申憲莊姓

貽榮最合後網若制典惟加賦下辟書必歸世族懷

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官上應乾象如閭門議所

出先諸於都既下意然後有部議寫關行愚謂部

官尤先推舉終襄害終取屢第等名寧康勦繩

等故非無朝薦奏取駁廣邦宰崇益公已多差

謂疏究允事機且北徒冗雜空耗王憲加取繩隨

遣斥一二年間可減太半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

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即集學士抄五經

百家依皇覽何爲四部要略十卷招致名僧講佛

法述懶研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

于良食之鑿義勤動天辟慶巡陵犯鳳鳴驛野澤

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舊之懷忍不貪之誠項郊

那以外科最嚴匪匪道務執事罷能乃竟掩始且

用月向登義府告至士女呼慶易生嗜樂慕民從欲

理未可安義府遇苦必盡厥防領軍是先憲事亦斧

遷領遺清遠此實惠臣最所乘起故元威甫微款  
開一溪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俱亦忘前曾東  
宮遂形言召告朱氏遣使榜列階下剝綵術始登  
朝殿今既反余宜屬優禮伏謂中堂構實惟峻絕  
權等深疑事隔涼臺而別爲一室或有疑焉帶廣  
遠說言孔熒要立之易過於轉圜本依舊制通敷實  
允觀應頃市司學屬相佑過刻吹毛求瑕廉慕相繼  
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恩請宣敕由司更詳優格臣年  
方朝賢未有及以管廟天翁知失得廢廟之士豈  
閑是非未聞一人聞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  
亦畏威耳臣若不降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  
殿中將軍都御史上書請歸世祖爲止久之恐免  
被誅水明末上將軍子良諭曰忽聞外譖伏承當  
更射萬臣下情憤心懷憂煩謂是妄事不必然  
伏度陛下以信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仁愛廣  
治得使禽魚羹命於江澤善惟寵厚恩太子薨世祖  
治樂大衛生保命人歎不殊嘆愛謹彼已無異故  
禪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  
尊降同區天之樂天教無嘉傷仁苦病之本善不  
殺壽令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惡怖不滿人生無患  
若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勤勤奉手奉法實  
願聖躬康健若此每至寢必參有異見不覺身心立  
就燃燭爛丁常日捨財貨賄臣心懼顛倒俱其少  
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忘悔臣此啓固私  
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留此誠曲  
垂恩况此蕭遙之間非關當否而動搖傷生實可

深慎固閣子孝恭君忠事主去不愛私退戚戚辭  
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藝勝年三十五帝常感于良有  
證登臣近段仰啓屬希受戒天心罰還誠未遂勝善  
之遂而聖恩還疑尚未屢屈降旨極蓋可今月復  
願此事臣不隱心即實上啓上雖不盡納而某見龍  
朝數今既反余宜屬優禮伏謂中堂構實惟峻絕  
權等深疑事隔涼臺而別爲一室或有疑焉帶廣  
遠說言孔熒要立之易過於轉圜本依舊制通敷實  
允觀應頃市司學屬相佑過刻吹毛求瑕廉慕相繼  
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恩請宣敕由司更詳優格臣年  
方朝賢未有及以管廟天翁知失得廢廟之士豈  
閑是非未聞一人聞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  
亦畏威耳臣若不降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  
殿中將軍都御史上書請歸世祖爲止久之恐免  
被誅水明末上將軍子良諭曰忽聞外譖伏承當  
更射萬臣下情憤心懷憂煩謂是妄事不必然  
伏度陛下以信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仁愛廣  
治得使禽魚羹命於江澤善惟寵厚恩太子薨世祖  
治樂大衛生保命人歎不殊嘆愛謹彼已無異故  
禪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  
尊降同區天之樂天教無嘉傷仁苦病之本善不  
殺壽令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惡怖不滿人生無患  
若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勤勤奉手奉法實  
願聖躬康健若此每至寢必參有異見不覺身心立  
就燃燭爛丁常日捨財貨賄臣心懼顛倒俱其少  
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忘悔臣此啓固私  
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留此誠曲  
垂恩况此蕭遙之間非關當否而動搖傷生實可

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藝勝年三十五帝常感于良有  
證登臣近段仰啓屬希受戒天心罰還誠未遂勝善  
之遂而聖恩還疑尚未屢屈降旨極蓋可今月復  
願此事臣不隱心即實上啓上雖不盡納而某見龍  
朝數今既反余宜屬優禮伏謂中堂構實惟峻絕  
權等深疑事隔涼臺而別爲一室或有疑焉帶廣  
遠說言孔熒要立之易過於轉圜本依舊制通敷實  
允觀應頃市司學屬相佑過刻吹毛求瑕廉慕相繼  
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恩請宣敕由司更詳優格臣年  
方朝賢未有及以管廟天翁知失得廢廟之士豈  
閑是非未聞一人聞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  
亦畏威耳臣若不降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  
殿中將軍都御史上書請歸世祖爲止久之恐免  
被誅水明末上將軍子良諭曰忽聞外譖伏承當  
更射萬臣下情憤心懷憂煩謂是妄事不必然  
伏度陛下以信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仁愛廣  
治得使禽魚羹命於江澤善惟寵厚恩太子薨世祖  
治樂大衛生保命人歎不殊嘆愛謹彼已無異故  
禪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  
尊降同區天之樂天教無嘉傷仁苦病之本善不  
殺壽令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惡怖不滿人生無患  
若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勤勤奉手奉法實  
願聖躬康健若此每至寢必參有異見不覺身心立  
就燃燭爛丁常日捨財貨賄臣心懼顛倒俱其少  
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忘悔臣此啓固私  
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留此誠曲  
垂恩况此蕭遙之間非關當否而動搖傷生實可

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藝勝年三十五帝常感于良有  
證登臣近段仰啓屬希受戒天心罰還誠未遂勝善  
之遂而聖恩還疑尚未屢屈降旨極蓋可今月復  
願此事臣不隱心即實上啓上雖不盡納而某見龍  
朝數今既反余宜屬優禮伏謂中堂構實惟峻絕  
權等深疑事隔涼臺而別爲一室或有疑焉帶廣  
遠說言孔熒要立之易過於轉圜本依舊制通敷實  
允觀應頃市司學屬相佑過刻吹毛求瑕廉慕相繼  
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恩請宣敕由司更詳優格臣年  
方朝賢未有及以管廟天翁知失得廢廟之士豈  
閑是非未聞一人聞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  
亦畏威耳臣若不降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  
殿中將軍都御史上書請歸世祖爲止久之恐免  
被誅水明末上將軍子良諭曰忽聞外譖伏承當  
更射萬臣下情憤心懷憂煩謂是妄事不必然  
伏度陛下以信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仁愛廣  
治得使禽魚羹命於江澤善惟寵厚恩太子薨世祖  
治樂大衛生保命人歎不殊嘆愛謹彼已無異故  
禪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  
尊降同區天之樂天教無嘉傷仁苦病之本善不  
殺壽令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惡怖不滿人生無患  
若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勤勤奉手奉法實  
願聖躬康健若此每至寢必參有異見不覺身心立  
就燃燭爛丁常日捨財貨賄臣心懼顛倒俱其少  
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忘悔臣此啓固私  
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留此誠曲  
垂恩况此蕭遙之間非關當否而動搖傷生實可

以七月葬于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都王應

凡諸服章自今不啟吾知復專權作者後有所聞當

茅善著於家嗣莫移成欣停睡之風實樹立廟之敬

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請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從設  
如今遠則不得近必相須例既取心無取若疑

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歸成長是吾日  
兄弟同居古内外雖則遠遠之子目應開列別門以  
終喪事靈筵祭食禮在家之人再拜而致庶子在家  
亦不待誦而允備如正體王室中軍長竟之重天朝  
又行權制遣退猶復非疑請急不相待中軍據稱之

臣等參議子善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常  
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倍始教七年遷使持節  
撫軍將軍未拜仍爲中軍軍侍中知故六年遷祕書  
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並加十年遷  
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督南豫司三州軍事驍

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子卿之繼遺中散部  
都盡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箇還乞都工鑿代之

子卿薨第全崩不與相見靈林即復爲侍中驍騎  
將軍豫州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佐都  
陽王鑽見帝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尊復見殺

時年二十七  
名高學上敬精修苦等懷欲秘之子卿聞間使至不  
見數石賓及司馬府恭獲諸禮參軍江念慶豐美也  
兵參軍周方濟吳興王賢宗魏景源於秦率下  
詰問之賓等無言條之曰既以降教自公認方便答

茅善著於家嗣莫移成欣停睡之風實樹立廟之敬  
汝南三都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  
軍即位爲侍中都督郢州司州之兼豫軍事元軍將

軍郢州刺史宋明元年徙都督湘州安南北伐  
年有之年答曰齊氏弱已數年矣才牙柱之臣

都盡今之所餘收復流亡十士若不立長君無以  
安四海王棘難爲身計實安所恨其不能斷事以  
至於此遂路之誠自爲處武耳蒼生方塗災矣敢當  
憑耳聽之

都盡今之所餘收復流亡十士若不立長君無以  
安四海王棘難爲身計實安所恨其不能斷事以  
至於此遂路之誠自爲處武耳蒼生方塗災矣敢當  
憑耳聽之

接南齊書本傳蕭陵王子卿子雲長世祖第二子也  
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子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王  
祖即位爲侍中都督郢州司州之兼豫軍事元軍將

軍郢州刺史宋明元年徙都督湘州安南北伐  
年有之年答曰齊氏弱已數年矣才牙柱之臣

都盡今之所餘收復流亡十士若不立長君無以  
安四海王棘難爲身計實安所恨其不能斷事以  
至於此遂路之誠自爲處武耳蒼生方塗災矣敢當  
憑耳聽之

接南齊書本傳蕭陵王子卿子雲長世祖第二子也  
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子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王  
祖即位爲侍中都督郢州司州之兼豫軍事元軍將

軍郢州刺史宋明元年徙都督湘州安南北伐  
年有之年答曰齊氏弱已數年矣才牙柱之臣

都盡今之所餘收復流亡十士若不立長君無以  
安四海王棘難爲身計實安所恨其不能斷事以  
至於此遂路之誠自爲處武耳蒼生方塗災矣敢當  
憑耳聽之

接南齊書本傳蕭陵王子卿子雲長世祖第二子也  
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子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王  
祖即位爲侍中都督郢州司州之兼豫軍事元軍將

軍郢州刺史宋明元年徙都督湘州安南北伐  
年有之年答曰齊氏弱已數年矣才牙柱之臣

都盡今之所餘收復流亡十士若不立長君無以  
安四海王棘難爲身計實安所恨其不能斷事以  
至於此遂路之誠自爲處武耳蒼生方塗災矣敢當  
憑耳聽之

南摩發城守臣累遣書信曉法亮發乞言相見其  
末不肯翠小帽拂逐發攻此臣之軍也臣此月二  
十五日東身役委希還天宮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  
使齋代無殺子之譏臣免憲父之謗既不遠心今使  
命盡臨除廢塞知復何陳有司奏沒于晉屬難前  
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貪財氏諸所連坐別居考  
論解制賓侍中華恭後納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惠殷  
雲襲黃門郎別駕充驍騎將軍實字景製富平人也有  
文義而學不兩世務務恭帝安定晏氏人關寵素族  
上機子慶定後遂奉林閭見錄對號子鳴鶯上留目  
久之因吸啜涕泣嘆嘆王樣上表曰臣聞將而必戰  
病自春秋君子著於經禮發憤不忍之言尚有  
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然人情子春  
識惟席將賢不遠違懷一朝取陷因德遂使鄰  
非孝事近無君身畜孤夫未云具倒大歸  
司戮即遷原心亦既迷而却返覺但收喪魂  
救撫率惟往載傷心自昔聞榮失所偷倣廣園患荆  
就辟側侵丘墓古猶臣譽結於明時一主義加於盛  
世積代之為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於幾  
設培氏使得安兆末弟旅空餘微利舉報之恭薄  
申封樹之慶豈伊窮微微實且天下錯仁臣屬奉  
皇極留友職以臣安子著不承撫是持撫  
勸養俗見成人雖疑嗣著條錄恭苦循之念不  
移傳訓之儀何已敢冒辰嚴布此悲乞上不許由是  
貶爲魚復侯

按南史本傳子譽爲節督荊州刺史蕭惠叔將軍兼  
相有氣力子譽要與同行略曰陛下猶如雷厲  
相如

邪子譽笑曰若敢出此請亦後奇廟上闈而不悅曰

人名惟復何容得誰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

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

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謂之等

至江津築城基尾洲子譽白辰登城頻遺信與相聞

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威質是蠻區今便草創還

問何案見從耶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譖

子譽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一百石果餌三

十與略乘之江流子譽勝力之士王衡天不勝忿乃

率黨渡洲攻擊新路而送之沃流草船每還上又遺

丹陽尹蕭頤之弟兵總子譽領日將白衣左右三

十人乘舟艇都初顧之將發文意大子弟忌子譽

密遣不許還令後爲之所子譽及見限之次自申明

不許於射箭子譽答所啟張張王氏

君張其子申明云輕轉難得不此苦之深惟願

公辭不使竹帛寄有反父子有害于子名及願

之還上心甚欲恨百日於華林爲子譽作舟上自行

香對者劉士頤蹙及見頤哭咽移舟左右莫不掩

涕也日出景陽山見一獲秀拂悲鳴問後堂丞此復

何意名曰后子前日嘗夢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

上因李一聲獻狀久不自勝服之無恨疚病遂以

薨卒

安陸王子敬

按南齊書本傳安陸王子敬字雲峰世祖第七子也

初封江陵公永明三年爲持節都督南豫梁司州

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豫復疾子譽爲豫州子譽

四年進封齊竟陵將軍南豫新豐五力役軍事加子譽

領宜城太守明年爲藍南竟陵督青冀五州軍事後

將軍南豫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

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封藍南將軍

撰春秋例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敕付校讎九年

封府軍事十年入舍督領石衛將軍事十一年還散

騎常侍中書監未拜仍爲後持節都督豫梁南北秦

西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將軍豫州

刺史給鼓吹一部漢王竟陵未舉上以遼州須成

望許得奏之譽領即位本號爲大將軍子譽見幼

年從都督荀顥采南江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

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封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

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

進軍騎將軍尋治鼓吹一部陵昌元年遷持節新

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延

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善王選議中軍王元達征

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按南史本傳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令貴妃范氏母

善之而子及尊服制禮無明文示中尚書令王儼

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姑姑爲慈姑姑姑姑姑姑姑姑姑

初子敬爲武帝所留心不豫有意立子敬爲太

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軍同出武帝目送子

敬良久曰阿五絕由此代授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

按南史本傳安王子懋字昌期世祖第七子也

初封江陵公永明三年爲持節都督南豫梁司州

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豫復疾子懋爲豫州子懋

四年進封竟陵將軍南豫新豐五力役軍事加子懋

領宜城太守明年爲藍南竟陵督青冀五州軍事後

將軍南豫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

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封藍南將軍

撰春秋例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敕付校讎九年

南陽縣除諸要處參規慮貪最為根本更不變人仗  
常行相驅卒不可有厭離井約語請州富其界皆  
重不如法卽問事又曰吾教耕二織各自作五千人  
雖本獎應後彼耳號若逆死者更即取之已故子  
與軍械至誠公恐至誠公恐爲城主三千人配  
之使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三階  
誠文章詩學乃係事然世務務爲根本可當德之  
故所啓此是吾左右相佐也云何得用之品裕  
不可並吾自富優量寬臣延聲求所好書上又曰  
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陽子懋好獨手所  
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按史本傳諸子中子晉最爲活潑有惠思兼讓好  
學年七歲時母阮敏媛嘗病危篤卽行道有歌謡  
華供佛者以銅鑿盛水灌其口或華不蔽子懋流涕  
禮拜名使阿娘及勝願和諧當世稱其孝  
七日香華更鮮紅視是中猶有恨懷當世稱其孝  
誠子懋之入城僚佐皆散禮恭問周茂及外兵  
參軍王成移入城內子懋問之數曰不意吾府有  
義士一人歎之從二百人仰天子懋笑謂之曰  
不患消陽樹成孽孽也以油爐而使人害之故人  
惟罪無敵至者唯英武兼備慧質英姿莫爲表彌畫  
爲記上以子懋能屬文請儉曰我家東河也儉曰東  
河重出實爲皇家善辟未及拜仍遷中護軍轉侍中  
左衛將軍八年冬復拜太子率爲使持節都督假雍  
梁車北秦六州冀西將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  
其年始興王無競益州刺史進號督湖州九年親府州事  
一年晉王子懋爲率州子懋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  
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佐  
廷興三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慶年二十一  
而體過人壯常服蘿莎丸以自銷高宗輔政謀  
諸王世祖諸子中子慶最以才見尊故與都陽王

征虜屯襄陽或嘗取以爲將帥號達密高宗徵虜  
遷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  
助鎮襄陽單將曰直使發自隨類達人別子懋謂  
曰朝廷令身單將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  
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願金曰殿下若不  
留部曲便是大違教旨其事不輕且此聞人亦難可  
收用子懋默然願達因辭出便發子懋計未立意  
猶尋陽延元年加侍中領鄱陽國都一王見我欲  
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遺書密迎上院報其兄子楷  
之爲計尋之馳吉高宗於是募達西將王慶  
之南北討使軍主張叔業威武之先製襄陽勝雲爲  
郢州行司馬子懋知之道三百人守備襄陽事浙流  
直上至夜下襄陽城局參軍樂貴閭門領之子  
懋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亭渚開叔業得盆城  
乃據州自衛子懋游方多美譽嘗被叔業  
畏之遣子懋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當政作  
故官不失貴也子懋曰不以丘攷汝業情稍沮  
中兵參軍于懋之兄也子懋重聽叔業子懋  
使叔之往於之固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還軍主徐  
元慶將四百人隨叔之入州城傍佐官命故叔之從  
二百人掠刃入董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叔之  
以袖面使人割之弟之死以進略諸君所說不異寧必無敢  
以進略曰吾比進得諸君所說不異寧必無敢  
送死理然爲其儻不可輕懈今秋大革越遇者其  
亡滅之禍吾亦不密行某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  
大處分今昔被無能者卽使應接連

己改更邇想行有至者汝其諸人重覩可使人數往  
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宮言及九江時事輒忘不

錄同夜先自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異

按南齊書本傳安王子異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  
末明四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一郡太守遷持

節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兵  
城太守遷豫南中郎六年以府州相資奏解領郡

七年進號右將軍送丹陽尹將軍如故領左衛將軍  
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平

西虜軍郢州刺史林立逼黃安西將軍領自元年  
爲散騎常侍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轉護軍將軍領兵

置佐常侍如故其年兄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

按南齊書本傳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  
未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還封西陽六年爲

持節都督南兗竟陵豫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

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爲督

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

如故子明風姿淳淨士女競慕咸嗟美之歷林初進

號東陽王五年爲司空參軍領軍會稽太守領軍領

還作中領驍騎將軍石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

軍領兵置花二年詔著惠隱子明及弟子至子貞與

諸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康王子暉

按南齊書本傳南康王子暉字華世祖第十一子  
也末明六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一郡太守上

初以白下地帶江山都督琅邪郡自金錢出之子暉始

鐵此城十年爲持節都督南琅邪郡自金錢出之子暉始

不可往與戴超漢之日今出都督刺史及見武帝相

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徵林即位並號後將軍龍目

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延興元年轉護軍將軍  
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

按南齊書本傳巴陵王子倫字孝宗世祖第十三子  
也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

將南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刺史  
二郡太守轉林即位南琅邪城威力優厚每子倫與

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廬代之隆昌元年遷

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教

于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誥曰鳥之驚死人者鳴也真人

之驚死其音也善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清

然若是身家音人今術之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

敢答而退年十六

按南史本傳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教于倫子倫

時領京鄉城有守兵子倫英明帝怒不即罪以問

典獄蔡伯俊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謂若

委伯及一小吏力牙臣而伯及手執燒燭之左右

莫敢動子倫乃急呼其子并語曰卿若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

矣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  
因何異秀復輒取子卒展紙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  
知之輶二百弊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高陵王子貞書  
求無白扇人答無氣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  
書念付誰倒病與無與食之不許曰屢蒙行事乃  
止言行舉勤不得自專微衣求食必須訪謁永明中  
巴陵王子憲設行事劉賓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  
寧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曹植曰東武

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挺繩一  
杯榮首語歸師不在期竟日忍渴諸州惟聞有誠仰  
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書問衆曰士大夫何意指

董義軍志竟陵子良謂長史以下皆無益請嚴使  
便有倍之價不苟謂何子良有德色也明嚴董使

己者諸王見害悉典嚴所殺竟不一人相抗孔珪聞

之流涕曰若不立嚴尚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

按南齊書本傳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

也永明七年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督管林即位遼

征虜將軍還爲右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賈王子岳

按南齊書本傳臨賈王子岳字岳學雲松世祖第十六子

也末明七年封高宗諸王子岳子岳及弟第六人

在後世呼爲七王廟望入廟上遷後宮嘆息曰我

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

上疾甚薨於京州部推尊君武陵王焉爲江州刺史直

殊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等舉席泣淚泣聲以

此服知其夜當相殺數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扶南齊書本傳西陽王子文字定儒世祖第十七子

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

年兄殺年十四

萬陽王子峻

按南齊書本傳衡陽王子峻字玄萬世祖第十八子

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

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

按南齊書本傳南康王子琳字崇璋世祖第十九子

也母荀氏有盛寵于林鐘愛永明七年封宜城王明

年上改南康公褚舉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

國封子琳

按南史本傳荀母荀裕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

女者依例荀賜玉鳳凰荷帯爲采女得玉鳳凰授

也母荀氏以母寵

也母荀氏有盛寵于林鐘愛永明七年封宜城王明

年兄殺年十四

朱新哀侯子廢

夏侯年七歲

扶南齊書本傳子廢初廢善魚復

侯子廢爲世子子廢封子戶子醫遷本前軍

爲世子除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太子中書舍人前軍

善善舉第一年卒贈侍中諡哀侯子元惠

嗣今上受禪詔曰喪莫往代義炳彝則族嘗此奏推

思弘辭典豫章王元惠故巴陵王裕秀胄子向齊氏

國高武廟廟前井邑以傳世祀降新陵廟侯五

百戶

南康侯子恪

按南史本傳文獻王廢子恪字景冲

陵王子良高松駕術賦南康侯儻見而奇之建武中爲

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其名而

不周顧竟勿見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

等書因事入論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兩日矣天下

之寶本是公葬苟無期運雖有重特力終亦敗亡

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杜濬

朱孝武爲性情忌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爲毒

相繼于時雖延帶祖無好之何如宋明帝本爲蕭常

被免兄疑得全又復我於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

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者亦不能得我初

不遺廬城朝廷內外督都我云時代筆異物心須一

來行處分我於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

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不長此

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

宗屬未嘗聊勿見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

不周顧竟勿見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

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

同情一體豈當都不知此作行路事已建

武屠滅誠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檻亦是爲卿兄

接南齊書本傳南康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二

天監九年降爵爲子位司徒左軍史子恪與弟子範

在齊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不若見越

湘東王子建

接南齊書本傳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

子也母荀氏無繼世祖度爲尼高弟即位使還母子

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康王子夏

接南齊書本傳南康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二

我北暮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  
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  
安耳但閨門高枕後自嘗見我心叔祖即出其宣敕  
憲子恪善過二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擢吏部大通  
事由爲東都太守卒官諱曰恭字子恪兄弟十六  
人並入榮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璫子璫子恪  
常謂所親曰史文之事諸弟儉之矣不憚吾復奉率  
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清學頤屬文雅兼其  
本故不傳文集

泉陵侯子孫

按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傳文獻王子凝字封泉陵  
侯王侯出身官無左章著姓三公良子一人爲員外  
郎建武中子振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永晉以爲例  
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爲東都太守避王敬則難  
歸以子振爲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

都陽侯子範

按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傳文獻王子凝字子矩景明  
子位司徒主簿所生母憂去職子有孝性居喪  
以發聞司徒還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  
學士子振解褐恩常曰此宗室者才也使製作千字  
文其辭美王命記室蔡邕注釋之自是好中文章  
皆具筆後爲臨邑王正德長史正德丹陽尹復  
爲正德威長史領尹正德十餘年不出幕府而  
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及是爲到府屢上上書  
於茲再奉河南避伏自此重明老少無時衰殊  
日難保思直退差年譽子範少與子弟顯子雲才名

裕相比而風采若止不逮故嘗途有優劣每讀漢書  
杜誠傳云六第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嚴知  
名常吟之以見之也後爲秘書監簡文即位名爲  
光祿大夫加金紫特以渴賦不拜其年非簡皇后  
使製京策文理實切帝謂武侯休肅言曰此臣甚陵  
萬事幸落唯宜服有古刑教養水土石子竟無居  
宅卒於招提寺僧房賤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謚曰文簡後文集三十卷子涉研並少有文章簡  
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敦諸文士游確並預焉  
後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禮位司徒右長史  
魏平江陵長安寺弟死子思仁正性恬簡  
善讀荀子叔父子索之送九歲補四子周易生祭酒  
袁易崇敬重之仕榮爲官城王詩議參軍陳武帝讓  
南徐州引爲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未定元年除裕  
事黃門郎時皇象明在豫州周道住臨川畱異在  
東陽舊號應在建安共相結連閑中奏立告自保  
武帝聽之令舍乾往詣以通消息曰昔陸賈南征趙佗  
歸南越何零丁來求濟濟皆仰之嘗謂客曰問君宜  
當何處君曰願得一廬舍可容膝而已子冠慕懷然簡衣落髮空閭猶憇客  
書侍中如故子顧風神灑落容顏雅宜  
不知鬼神性愛山水爲伎社又以見其志飲酒數斗  
貧助敵一人生十人又啓豫武帝集并書通北伐記  
遷漢書急酒加侍中如學遠武帝五年漢遷吏部  
尚書侍中如故子顧風神灑落容顏雅宜  
引與俱妻子頭顙起更衣簡文謂平客曰常聞異人  
問出今日始知是蕭何書其兒童如此此出吳興  
太守尋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書舍及請謹手教  
曰得才徵物宜謹曰鵠子願盡自序其略不余爲  
都陽侯子振京師造訪比御膳之唐宋筆之嚴  
都追尋平生頗好游離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  
若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月明秋望早鶴初鳴  
開花落葉有來斯無每不能已且前代實傳崔馬  
都鄉路之述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所獎許既不爲  
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潤人廣坐獨受旨自古  
雲物甚美御將不竟然賦詩許既成又傳旨曰可謂

按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傳文獻王子凝字子矩景明

子範弟也幼勤慧慧稱便之七歲封寧都督榮慶天

寧都侯子顯

按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傳文獻王子凝字子矩景明

子範弟也幼勤慧慧稱便之七歲封寧都督榮慶天

寧都侯子顯

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至美而至遠方實甚何如故未易當也每有製作待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

力憐少來所爲詩賦則偶一作體兼無製文備多方頗爲奸事所傳故聲望易遠子體所著後漢書一

百卷書六十二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責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傳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

恒太子末令性才學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路中庶子謝靈運守建安於宣城堂錢欽並名時人賦詩同用十五制韻憶詩先就其詞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王筠本自舊守後進并著惜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文據其書詳略未嘗以俗傳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劉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顧弟子雲

新浦侯雲

按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傳文獻王廢于子雲善詩

年十一齊建武四年封新浦侯自製拜章有文采天監初降爵爲子長勤勳有文義詔請撰晝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諸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半神閑廉任性不羣太清年對賓客自裸袒而兄弟不聽乃至吉凶不相同事時論以此少之年二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教鵠東弟累遷丹陽太守東王譯爲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中大通三年爲新昌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子祭酒榮初弟霸木弟性陰樂辭旨流約湛至是承用子雲居官改之教答曰此是主耆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邵廟歌辭應須典誥大師

不得濫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誤子書作成敗並施用子雲善且誠爲府君法自云善效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淹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王列傳就作論算詮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第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較目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微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遠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益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

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與元常並驕乎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都

求書達子雲爲都雜舟將發使人於渚次望之若三十許步行并行前子雲遺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第三日書二十紙與之復金錢數百萬性吝自外答贈不許假手者重加路遙以要諭答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學酒一年後卒送子雲還民間三年官城失守晉普陵侯於崇寧寺寄居年六十十三所著書一百一十卷東宮記二十卷子侍中世達早知名亦善草識詩人比之衛衡張良武帝嘗復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述不遠及少翁特之著述追於父位太守舍人海鹽今坐免先子雲卒達南文求

爲墓誌銘帝爲製敍等一卷弟子碑字景光少沙季亦有文才性恬靜寡慾嘗篤厚重愛戴聽制三慧舉送爲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十二卷目錄  
宗藩部列傳十六

南漢三

巴陵王寶義

江夏王寶元

鄱陽王寶寅

晉熙王寶萬

南豐侯寶貴

曲江公叢狀

巴陵王昭秀

桂陽王裕榮

巴陵王昭肅

始安王遂光

豐城王遂昌

巴陵王裕榮

始興王寶貞

巴陵王昭肅

南康侯寶貞

巴陵王昭肅

官常典第十七卷

宗藩部列傳十六

巴陵隱王寶義

按南齊書明帝太子建武元年爲東昏侯

實元寶元年又建武元年爲東昏侯

實元寶元年又建武元年爲東昏侯

實元寶元年又建武元年爲東昏侯

按南齊書明帝太子建武元年爲東昏侯

實元寶元年又建武元年爲東昏侯

實元寶元年又建武元年爲東昏侯

基建武元年爲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晉安郡王三子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故止加廕授仍以始安王遂光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並佐鎮石頭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平虜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東昏即位遷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假未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始安王遂光殊爲都督晉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昏府兵火星字燒殘帝方營宮殿不聽修并寶義鎮西州三年遷使司僕卿帝西發建以爲侍中司空使持節都督督史如故梁王定宗邑宜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荀子述詔云不可之化形於自遠時人皆云此寶義也梁受封

謝沐縣侯王奉義後父暨中薨江夏王寶元至京師住京城百姓多往投謀謀敗收得朝野投寶元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元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竟以步節義之合舉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突厥外遣人謂寶元曰汝近圖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盧陵王寶源

按南齊書本傳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爲北中郎將鎮琅琊郡王委石將軍領

石頭陝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豫徐青冀五州

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

軍如故未元元年進封安東將軍和帝卽位以爲侍

中車騎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

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

按南齊書本傳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

封建安郡王二年爲北中郎將鎮琅琊郡王委石頭

軍事後將軍南兗豫徐青冀五州軍事

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寧以寶貴爲使持節都督南徐二州軍事督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都督荆金寧淮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公改封寶貴爲鄧陽王中興一年謀反斬魏接魏書蕭寶寅傳蕭寶寅字智亮蕭梁第六子寶卷母弟也爲之歸附於寶寅建安王寶卷立以爲軍騎將軍開府領石頭軍事奉征行幸後劉參運等謀奉寶寅還報寶寅許之遂迎寶寅率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相會擇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箭及建業城上射殺數人乘舟逃散寶寅乘步走邵尉就追之曰列爲人所逼寶卷亦不即責也寶卷弟寶僧僧以寶寅爲將軍南裕州刺史改封鄱陽王鄱陽侯建安王建業親其兄弟將害寶寅以兵守之未以聽其家聞人賴之與左右繫掛黃神密計殺之夜遣寶寅其小船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腰帶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藏匿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道之寶寅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而放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乘家船至寶寅避處山澗舊乘之蓋伏宵行實踰二年至嘉泰之東城戊戌杜元倫推檢官實著氏子也送待郎鑑待郎鑑吉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若惟榜見者以爲掠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居新泉之屋澄送人曉示情狀以夷兒之制給其舟產資資從命澄官寒起弔寶寅居處有補

不飲酒食肉蔽哭荀言一同枕衾之箭對春後其故義皆受點暗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輩衍故也改日造瀟洛深器重之夏明三年閏四月詔曰寶貴東漢承繼機運屢成有道譽蒙優祀授命降聞歲子陳韓亦易以過也可遣羽林監衛主書劉機荷前彼迎接其養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取倅付尚書悉令預備又至京師世宗憤之甚重欲斥閣下將兵南伐豫毒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十月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甫等自舞昌歸降諸軍立劾世宗以寶貴誠懶及伯之所陳限不可失四年正月乃引八座門下議部分之二十四日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兌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紀兵一萬今日據東城待秋冬大旱寶寅當拜尋其夜衙至嚴肅禮策授吳軍馬什寶寅貪財不仁事奉厚德不以恩報之便隱也將害寶寅以兵守之未以聽其家聞人賴之與左右繫掛黃神密計殺之夜遣寶寅其小船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腰帶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藏匿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道之寶寅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而放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乘家船至寶寅避處山澗舊乘之蓋伏宵行實踰二年至嘉泰之東城戊戌杜元倫推檢官實著氏子也送待郎鑑待郎鑑吉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若惟榜見者以爲掠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居新泉之屋澄送人曉示情狀以夷兒之制給其舟產資資從命澄官寒起弔寶寅居處有補

人與美貌被衍軍士殺害遂攻燒難淮水汎溢寶寅與夷俱引退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奇奏寶寅守東方不單敗出由是屢以極法詔曰寶貴食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公主屬串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嫌事寶寅盡棄之禮雖好積年而敬事不善寶寅每入至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死萬不會勝守寶寅性溫順自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肅清河王愷親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甫等自舞昌歸降諸軍立劾世宗以寶貴誠懶及伯之所陳限不可失四年正月乃引八座門下議部分之二十四日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兌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紀兵一萬今日據東城待秋冬大旱寶寅當拜尋其夜衙至嚴肅禮策授吳軍馬什寶寅貪財不仁事奉厚德不以恩報之便隱也將害寶寅以兵守之未以聽其家聞人賴之與左右繫掛黃神密計殺之夜遣寶寅其小船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腰帶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藏匿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道之寶寅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而放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乘家船至寶寅避處山澗舊乘之蓋伏宵行實踰二年至嘉泰之東城戊戌杜元倫推檢官實著氏子也送待郎鑑待郎鑑吉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若惟榜見者以爲掠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居新泉之屋澄送人曉示情狀以夷兒之制給其舟產資資從命澄官寒起弔寶寅居處有補

淮燒其村木食聚被成三疊殺數千人斬其直  
閣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宿將坦孟孫張僧  
副等水軍二千渡淮北攻綏軍呂臣夏寅遣府司馬  
元達燒軍械糧牛等赴擊之孟孫等奔退乃殺左  
光祿大夫殿中尚書裴寅又遣軍士周恭叔軍壯士  
數百夜渡淮南焚殺徐州史張豹等十二營賊  
衆驚擾自投害者甚衆留置京師又除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劉東洛三州諸軍事督將軍荆州刺  
史不行復爲殿中尚書實之在淮應付手書與  
竇寅曰謝齊建安王實寅兄長長沙宣武王昔授漢  
中值北盜華陽絕一隅無素畜外絕糧援守危  
藉勤計踰甲年全土破敵以弱爲強使至之日  
君臣勤區左右相資實每念此功不勞不報者  
者嗟及至朱朱桂德事大將軍重於外小將懷威  
於內事危則勇勢固難篤兄忠勇奮奮遂據大規  
重圍累日一鼓而潰克定暴功桓桓文高弟衛尉  
兄弟勳心內外大勳不報猶惡朱皓日亡幽就  
廟害相取戮於明帝外有龐羣之內盡難掩之  
誠日自三省會歸才答尊外復便不見追到  
山陽輕舟西上來見後悔時事迫不得已所以  
舊乘榮都舍歸孟津本欲誅除梅蟲兒好法妙等以  
雪冤酷拔濟羣而反家累屬橫授朱公國邑建大  
事實旌子晉屢勸危機迫栗推之心應于夫之命事  
不獲已曾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民安邦至斷除滋  
味正欲使海見其本心而悔之日之位是爲可  
重取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難復曉峒之庭雖追況  
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廢廟當未盡本意狀於尼羅宿

不欲發亦何急爭無用之地奪羣生之命也正爲李  
繼伯在壽春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  
掠一村一里若小相酬答終無事日邊邑學桑吳楚  
連禦所以每帥謀不與校計過泊得如此羣竊  
滿多令修此展止欲以報繼伯侵之役非大舉  
所以不復文教北土聊幼有偶個之心復縱橫之  
氣往日稱於石頭頃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可  
洛真其時矣雖然爲所計者莫若行幸此衆驚擾彭  
城別當進軍以相接得捷之後便遣將兄子辟侍  
送郎國騎片拂室家及諸姪若方試還北更發奇  
計恐殺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鹿實  
表送軍書陳其急事知朝廷爲我客使至宜實存  
雪覆歸詩邊中出都督南苑一州諸軍  
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牢館於清東廟望引  
土薤子弟接以恩顧與經業勤於政治吏民愛之  
凡在三州著稱名號正光年徵爲車騎大將軍尚  
書左僕射善於吏政其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  
典有黜陟之制事有考課之法惟難得而尋  
然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於官人用才審於所設  
讓述名譽於實廣不以臧否得之餘優劣著  
於歷載者乎既窮窮於日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  
輩事彰於譽聞則賞罰之途善有前定捨之方非  
無依據雖復危機迫栗推之心應于夫之命事  
人得從之故雖文質異時皆鑒殊世莫不寶茲名器  
不以假人是以獎罰之柄極自持也乃乃之舊規  
五級無官爵之察禁酒過則罰不貪肉削親  
財以賞罰一差則無以獎勵至公督善則觀私相欺  
故至僕至督威動若此兄親非肺腑才美秀逸或

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懸十  
一之罰皆虛張無功妄指贊坐慢敷衍之官藉成  
通脢之費於是巧計萌生僞報錄出微處以求榮  
開方面而逐利害乘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則  
其流已注引之則有利紀承天琴瑟在於必和更張  
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復或宜改接周官太  
宰之職成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  
事而諭於王三歲則大計幕吏之治而採實之風請  
今可粗俟其準見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  
日月具載可行否審其實用而付其責不游辭不  
就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視其合否如有紙謬即正  
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若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  
惡文分事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務精清異能以記  
貢德而參之經參之後功曹別書於黃油紙一  
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  
中黃門郎要掌在尚書殿加嚴密不得開閑考視之  
日然後對其錢庫如斯有實錄不得掩視考視之內  
外考核裁非庸官乞求博議以爲盡一若殊誤異乘  
事關廢興選舉所求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  
拘恒例全如擬流引比之事實兼求級之請如不限  
以關違肆其傍通閉塞草率除削流連橫樑我舞草  
拔茲大業謂分明加獎斷以全名落選之門之路杜  
撲敵之門如斯則吉士益朝榮價燃矣誠付之公道  
義以爲未式竟無所待時嘗行子弟西侯正德來  
降賈寅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西徂南遣送宸  
使彼曾父叛君駁諭奏曰深心指顧厥情測度臣固立  
身行遵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慎敬嚴

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十之  
條莫大於不孝戮刑殺急常刑施教所以營是蕪蕪  
無所逃衛衡受誣二子繼沒親命更棄國難無父  
兄今封家尚有長戚未滅餘生江表自安專而正  
篤居父子之親嗣通侯之貴父集於國子弟於家慶  
弗聞去就結隔絕山淮濱清未盡定省長遠報  
復何日以此爲心可知矣朝廷紀君累荒莫均因  
海自北徂南毫毫仰憑些言筆化無思不聽責主情  
於丘園盡忠志者以納賞集秉術於伊洛集華裔其歸  
心被髮鍛身之舍履屨而請交趾文身之渠款關  
而効職至如正德宜獎善以致此旨越俗食君福宰  
縣以獲丘漢困彭未實丁公而獲免矣項曰平二臣  
卽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况君忍父很  
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許或有萬等伏  
惟陛下聖教天欽光慕靈瞻德邁以顯墨后脫  
此因醜實之列百官是某之誠未實臣于永洛城遂  
深痛肝膽日春遠報假日見臣區區於一聲號  
但才器庸近職居數愚愚衷抱敢不申陳伏願鑒  
慈少垂察實請諸禮教諭是非便秋霜春蠶繩之  
有存夙夙攸遵死有殊無令申授寒於苟存有  
聞洽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歸廷待之尤滿歡欣  
反側俯伏爲愧歎所殺故敗勢甚其實不能制孝  
昌二年四月除寶貴侍郎騎都督軍將軍無同司假  
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貴初自黑  
水終至平涼與戴相對數年攻擊破之博之國中保  
大都督元修義高車停車龍口久不西進令生復  
至顯親念生奉孝身自征戰又大奏敗伯度乃背胡  
壞壞擣將劉拔破走之遷其兒子忻和卒騎東引國  
軍念生追逆乃許降於寶貴朝見官食一千戶  
授資將軍淮州史更平秦都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而大都督元修義高車停車龍口久不西進令生復  
反側俯伏爲愧歎所殺故敗勢甚其實不能制孝  
昌二年四月除寶貴侍郎騎都督軍將軍無同司假  
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貴初自黑  
水終至平涼與戴相對數年攻擊破之博之國中保  
大都督元修義高車停車龍口久不西進令生復  
反側俯伏爲愧歎所殺故敗勢甚其實不能制孝  
昌二年四月除寶貴侍郎騎都督軍將軍無同司假  
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貴初自黑  
水終至平涼與戴相對數年攻擊破之博之國中保

死其常山王杜榮所殺合門皆盡舉揚州降於寶貴

十月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封是時山東關西寇盜充斥王師愈北人情沮喪盜賊自以出軍累年廢棄尤廣一日夏收盛見信貢內不自安朝廷頗亦震懼乃遣御史中尉鄭道元爲關中大使寶賈謂盜欲取之猶以憂遷而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誘動道元行達營營驛黃寅密謀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進兀戶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簡是月遂反僭稱大號收其部內稱降將元立百官乃追贈子恢弟充漢關行臺張始篆蘭華州刺史崔曉謀尚書僕射行臺張惠孫討之時北地人毛鴻賓與其兄斛料率鄉義將討賊黃寅遷其大將軍盧頭溫等擊走之還殺之又遣其將後發德往攻退會子恢爲官軍所敗降孫義又遣其將後發德往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往還國寶賊至白門寶賊始覺真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弟下百姓騎從後門出走誰被擒伏於華州張石劉典周舍尋奔龍鳳縣以寶貳也太傅永安三年都督永朱天光追賊岳等被殺奴於安定追擒殺奴萬寅並送京師詔置閨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二日吏部尚書李神儒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賊善一人相與左右召於莊帝云其逆事在前朝得赦免會應詔王道吉時自外至莊帝問道吉在外所聞道旨曰人云李尚書有黃門與寶寅款並居得善之地必能全之還省因曰君若貴重通在前朝便將之之寶寅敗於長安走爲魏奴太傅豈非陛下御臣之日誠臣不窮法故安帝然其言乃

持太僕駕牛宰賜死寶寅之弟死神僕懷酒就之

救舊故囚對之下泣而寶寅默然自持了不憂懼唯

稱推大委命恨不然臣節而公主潘男女就寶寅

主所生而並凡劣長子烈祖嘗不妹建德公主拜

謝馬都尉寶寅反伏法父子禮肅威震亂

滅中之而死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御史參軍雅女也

經渾要禮公主數加罪責亂猶恨恚妻復怨說之天

平中興還還又害公主乃輞既於東妻慕百家遂

歿滅其家

莫作貴人也

子皆于齊南史著一节

邵陵王寶攸

按南齊書本傳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是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永元年爲特節都督南徐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尋如故未拜還征虜將軍領石頭軍事丹陽尹戎事如故徵虜達事平出爲侍郎晉江州軍事左將軍東陽史史以本領建康將軍丞書梁中興二年錄反宣德太后令薨死

晉熙王寶嵩

按南齊書本傳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陽尹仍遷特節都督南徐兗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尋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諱不飲

桂陽王寶貞

按南齊書本傳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軍事中興二年錄反伏誅

南豐侯寶昌

按南齊書本傳寶昌字智良明帝第十二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陽尹仍遷特節都督南徐兗州刺史尋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諱不飲

建武二年進爵增邑爲六百戶賜寶昌以所常乘

白鸞上嬖儂愛約欲錦襯大官元日上希慕酒餽尚

書令王晏等風惡稱德寶昌曰朝廷盛衰莫過三元

此一舉既是舊物不足爲帝不悅後發曲酒銀器

滿額寶昌陛下前欲獎酒不悅後曲酒銀器

甚有憇色冠軍江夏王寶元錄寶昌爲長史

行軍頭庚事復爲衛尉出爲冠軍散騎常侍後軍

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事勤揚當

飲馬長江直備散騎常侍居人城百姓驚恐席卷

欲南度寶昌以賊勢尚不即施行廢不辱死

欲南度寶昌以賊勢尚不即施行廢不辱死

持節南兗徐司農兼五州諸軍事尋軍南兗

州刺史和帝爲荊州刺史以類寶昌爲軍將軍西郎

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東昏後詔徵奉公委任

小僕卿徵後方納名譽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

今騎尉侯著點及第衛尉駕見宰先兵受賞將軍巴  
西梓藩一郡太守劉山陽魚二千兵受賞官的就領  
唐共整齊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兵應稱唐不識  
機變遣使王虎浦江陵發云山陽西上并襲荆襄  
書與頤茂及勑同義舉頤冒意者未決初山陽出爲  
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僕追我亦不復還矣庶奉  
效主盡室而行至已歲逾十餘日不進業止復遣  
天虎奮與吳頤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殺我  
胄以荊州同義舉頤皆乃與梁王定吳新王天虎首  
遂示山陽發百姓軍牛車雲是姑軍征襄陽十一月  
十八日山陽至江津軍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頤  
告頤背使前涼陽太守劉孝慶荀宋平大守劉惠將  
賈參軍蕭文熙前是威將軍參軍輔國將軍率未  
伏兵城內山陽入聞即於車前射殺之荀宋平李元  
履收餘衆歸遣使道致魏延山陽首於梁王  
乃發教萬眾分部廣易東昏蘭山陽發督詔許荆雍  
周山陽寧將軍梁州刺史顧寶有署卷既曉大軍  
虛心委己表歸附之加頤尚右將軍都行畧諸軍  
事董佐吏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將  
軍建寧王法度向巴陵軍發獻錢二十萬米  
千斛鹽五百斛諸謀參軍別駕吳史獻數千斛  
二頭後供官費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榮富濟黃金  
爲餉數子兩母王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金莫有  
見者乃取此錢以充軍資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將長  
史都督行留諸軍事石軍將軍南鄉太守南豐縣開  
國侯蕭吉司馬征軍新興太守夏侯俊許告京  
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大連不常有辟而徵數無恆

利在極制卒皆商邑中微彭幸投漢室方皆虛半  
西梓藩一郡太守劉山陽魚二千兵受賞將軍巴  
書與頤茂及勑同義舉頤冒意者未決初山陽出爲  
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僕追我亦不復還矣庶奉  
效主盡室而行至已歲逾十餘日不進業止復遣  
天虎奮與吳頤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殺我  
胄以荊州同義舉頤皆乃與梁王定吳新王天虎首  
遂示山陽發百姓軍牛車雲是姑軍征襄陽十一月  
十八日山陽至江津軍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頤  
告頤背使前涼陽太守劉孝慶荀宋平大守劉惠將  
賈參軍蕭文熙前是威將軍參軍輔國將軍率未  
伏兵城內山陽入聞即於車前射殺之荀宋平李元  
履收餘衆歸遣使道致魏延山陽首於梁王  
乃發教萬眾分部廣易東昏蘭山陽發督詔許荆雍  
周山陽寧將軍梁州刺史顧寶有署卷既曉大軍  
虛心委己表歸附之加頤尚右將軍都行畧諸軍  
事董佐吏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將  
軍建寧王法度向巴陵軍發獻錢二十萬米  
千斛鹽五百斛諸謀參軍別駕吳史獻數千斛  
二頭後供官費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榮富濟黃金  
爲餉數子兩母王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金莫有  
見者乃取此錢以充軍資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將長  
史都督行留諸軍事石軍將軍南鄉太守南豐縣開  
國侯蕭吉司馬征軍新興太守夏侯俊許告京  
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大連不常有辟而徵數無恆

利在極制卒皆商邑中微彭幸投漢室方皆虛半  
西梓藩一郡太守劉山陽魚二千兵受賞將軍巴  
書與頤茂及勑同義舉頤冒意者未決初山陽出爲  
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僕追我亦不復還矣庶奉  
效主盡室而行至已歲逾十餘日不進業止復遣  
天虎奮與吳頤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殺我  
胄以荊州同義舉頤皆乃與梁王定吳新王天虎首  
遂示山陽發百姓軍牛車雲是姑軍征襄陽十一月  
十八日山陽至江津軍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頤  
告頤背使前涼陽太守劉孝慶荀宋平大守劉惠將  
賈參軍蕭文熙前是威將軍參軍輔國將軍率未  
伏兵城內山陽入聞即於車前射殺之荀宋平李元  
履收餘衆歸遣使道致魏延山陽首於梁王  
乃發教萬眾分部廣易東昏蘭山陽發督詔許荆雍  
周山陽寧將軍梁州刺史顧寶有署卷既曉大軍  
虛心委己表歸附之加頤尚右將軍都行畧諸軍  
事董佐吏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將  
軍建寧王法度向巴陵軍發獻錢二十萬米  
千斛鹽五百斛諸謀參軍別駕吳史獻數千斛  
二頭後供官費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榮富濟黃金  
爲餉數子兩母王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金莫有  
見者乃取此錢以充軍資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將長  
史都督行留諸軍事石軍將軍南鄉太守南豐縣開  
國侯蕭吉司馬征軍新興太守夏侯俊許告京  
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大連不常有辟而徵數無恆

利在極制卒皆商邑中微彭幸投漢室方皆虛半  
西梓藩一郡太守劉山陽魚二千兵受賞將軍巴  
書與頤茂及勑同義舉頤冒意者未決初山陽出爲  
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僕追我亦不復還矣庶奉  
效主盡室而行至已歲逾十餘日不進業止復遣  
天虎奮與吳頤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殺我  
胄以荊州同義舉頤皆乃與梁王定吳新王天虎首  
遂示山陽發百姓軍牛車雲是姑軍征襄陽十一月  
十八日山陽至江津軍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頤  
告頤背使前涼陽太守劉孝慶荀宋平大守劉惠將  
賈參軍蕭文熙前是威將軍參軍輔國將軍率未  
伏兵城內山陽入聞即於車前射殺之荀宋平李元  
履收餘衆歸遣使道致魏延山陽首於梁王  
乃發教萬眾分部廣易東昏蘭山陽發督詔許荆雍  
周山陽寧將軍梁州刺史顧寶有署卷既曉大軍  
虛心委己表歸附之加頤尚右將軍都行畧諸軍  
事董佐吏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將  
軍建寧王法度向巴陵軍發獻錢二十萬米  
千斛鹽五百斛諸謀參軍別駕吳史獻數千斛  
二頭後供官費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榮富濟黃金  
爲餉數子兩母王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金莫有  
見者乃取此錢以充軍資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將長  
史都督行留諸軍事石軍將軍南鄉太守南豐縣開  
國侯蕭吉司馬征軍新興太守夏侯俊許告京  
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大連不常有辟而徵數無恆